



夏邑縣志卷之九

藝文下

本朝



重修夏邑縣志序

虎

劉芳

今夫居官蒞治將以稽載籍考故實審方俗而明勸鑒非志不徵原夫志非謂一邑而重也而予治夏言夏則志若為一邑而重昔書叙九邱詩陳列國采風為教因俗為制其道甚大以方諸志辟猶曷星之繼朝陽飛塵之比華嶽耳然義例相同資治則一大小不廢惟夏亦然所以今日者審于此義而知志之不可不修也夫志之大義有三請以史論之一曰信班固之稱史遷也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為實錄又南史以典實見稱則不誣為首重矣一曰正以司馬之良史也而猶有是非謬于聖人之訛他如陳短諸葛進謗魏沈謗宋受米乞金蒙穢蒙議烏在為董左之筆乎一曰詳曾子固曰明足以察

夏邑縣志

卷之九

一



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子之用者足以同難  
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而後可稱任政  
曰一字之缺千古之疑昔人以崔駰盤根錯  
節殘缺紕繆未可爲通學信矣而要之不可  
以不備史記繼春秋而父子亦相繼又分前  
後編而後成漢書他史類然凍水著綱目而  
成于續編蓋一代有一代之事一時有一時  
之宜故前人每賴後人以相成不相掩也數  
者皆論史而可移以論志予閱邑乘覈事顯  
義頗具良規厥後遂絕而不備苟不備矣則  
後之視今將不同于今之視昔無徵不信誰  
之咎歟歲戊戌予署事來邑吾奉

撫臺命纂修舊志乃禮邑之紳士謀所以舉  
事繼絕爲續編自嘉靖之末年所以求備也  
而與二三有事者虛衷謹志相期以必詳必  
正必信以無負史之三大義至于因舊篇而  
加新裁繁者芟之畧者增之剝蝕者完之可  
謂有功于作者否歟于是合新舊二編統付

剗繁然明備完書告歲序及甄卷流連而  
感歎生焉矣古今殊趨治亂相尋撫時與事  
通變宜民之理在是昔何景明序武功志曰  
天下之勢由來有漸苟非早見而力揅之則  
其勢莫可回茲邑之地畝由狹而廣戶口由  
寡而衆賦役由省而興財賦由約而靡產業  
由饒而減風俗由厚而漓文教由樸而靡三  
弗降本流未睽正趨弊者矣何子之言如此  
善矣哉予觀邑志得無類是雖然趨而  
茲或其時矣今日者盛治鼎新民風丕變四  
方日上風俗之良書

朝廷時煩簪筆之記注石渠天祿充棟如林豈特  
一邑爲然而一邑亦自有不可不重者也田  
今復古挽衰而盛居官蒞治其奉爲寶冊或  
謹序

重修夏邑縣志序

關守箴

邑人

皇清龍飛海甸十有五年大中丞賈公秉鉞撫  
豫一日檢行郡邑纂修志書或曰飾文治也



或曰否聞之稽古準今文獻爲重考俗出治  
圖籍是先此爲政之大體所宜也夫志昉史  
而作也昔周官有職方之掌而又有小史志  
邦國外史志四方復有土訓誦訓之屬又攷  
之書春秋列國各有史故後世緣以立志蓋  
史爲綱而志爲緯不可廢也歷代徵域中志  
書藏于內府取以備參考而資憲錄其義甚  
重昔漢司馬太史繼麟經而作嗣是傳者二  
十二家其自天官地理以及食貨方技之類  
無不縷悉蓋察其勢之取宜以爲治之所出  
審其情之至當以爲化之自起攷其前之爲  
得爲失以爲後之宜因宜革治天下與治一  
邑均是道也故王弼州曰一代缺而一代之  
蹟泯如一郡邑缺而一郡邑之蹟泯如也再  
雖九邑而爲先聖誕育之鄉

**續**延民社所寄紀載不詳則法鑒不備下何以行  
政而上何以考績乃舊志殘缺幾千百餘年  
即爲帙僅存半銷没于豕亥魯魚之間有識

者心傷久矣未有起而問之者 今新政首  
及可謂深明治體者矣况志十今日更有宜  
急者予嘗上下世會山川之岸谷風俗之美  
惡田賦之盈虛人物之盛衰天下自為一治  
亂一邑自為古今時移勢變情事與殊則此  
百餘年之中其變故更有大焉者革故鼎新  
撫今追昔將以彙前代之成績紀維新之始  
化是書宣特為編年紀事之文而已哉嗟乎  
猶是山川猶是風土猶是田賦人物而昔何

夏邑縣志

卷之九

五

以敗今何以興以為非一邑之故而不可為  
非一邑之故也撫茲圖籍則作吏百里直如  
馭朽六轡矣昔明世宗時大中丞一山鄒公  
博徵邑乘成河南總志功業炳然于今為烈  
世遠言湮再逢盛舉由是采風入奏將與金  
匱石室勒功太史寧獨一邑之美觀乎而一  
邑之徵信亦由是而永定矣後之守此土者  
此簡書無玷史冊則我公率勵之功顧不



重修夏邑縣志序

培真邑人

夏商以來代有史官掌記時事秦郡縣天下  
下挾書之禁而列國之史廢 方章奏興志  
悉歸博士掌故之府金匱石室之秘世罕見  
之蕭何入關收秦圖籍而漢祖緣是以知阨  
塞便攻守記載之書所關甚大故郡邑之有  
志猶國之有史將以昭淑慝垂法戒為後人  
金鑑也吾邑有志不知幾為更易矣而今僅  
存者明邑侯鄭公所修版策畧備及嘉靖戊

夏邑縣志

卷之九

六

申而絕筆焉自此以後百有餘年其間巍科  
名賢代不乏人忠孝廉節指不勝屈泯泯無  
傳予是以覩舊志而有殘缺之嘆戊戌之春  
署篆劉公甫下車毅然釐定諸廢迺以修志  
事相與商確予喜曰簿書錢穀拮据云勞而  
公更以是為急可謂深知大體者矣因授簡  
於邑之博雅者方為秉筆會 大中丞賈公  
祖移檄郡縣咸令取舊志而增新之予於是  
益為欣服曰留心典章以昭法 上下之同

者有疑難也爰變成軌再通其可也

披卷閱之以之審機祥則天文之紀也以之  
正疆域則地理之紀也準臣道而別功能則  
人官之紀也觀賁道以成化理則詞苑之紀  
也正坤道以表貞孝則女德之紀也示中道  
以明物軌則民行之紀也總之布公道以協  
輿論秉直道以明已志存古道以挽頽風若  
是焉而作者之意可以曉然於天下後世矣  
嗣是而起者尊聞行知庶幾免不足無徵之

長邑縣志

卷之九

七

感云

重修夏邑縣志

彭舜齡 邑人

觀於天下之故而天下之政可施也觀於一  
國之故而一國之政可施也觀於一邑之故  
而一邑之政可施也曷觀乎觀之史無史曷  
觀觀之志志者一方之史也不特是也野有  
方記家有家乘皆以備考裏而資法憲傳事  
非傳文也昔漢高帝入關守蕭相國獨先  
圖籍而藏之文公杜闡浙惟以典志為先



續通志法能按圖而知姑臧之物產本草

伐卒賴以奏績故乘時圖功存乎事致方辦  
物存乎志志者事之資也我夏古蹟前史爲  
昭而舊誌湮廢不可復考石封鄭侯修於明  
嘉靖之廿七年典則畧備越三十有七載始  
有下雋金侯起而續之然文詞樸畧粗紀其  
概而已嗣後終明之季以反

本朝十五紀皆闕焉無志予流覽往帙心竊傷之  
而守土者每以爲文事輒置不道戊戌首月

夏邑縣志

卷之九

八

關東 劉公受牒來攝邑事興廢起墜銳意  
明作奮然與邑之紳士耆老謀所以更新之  
而 中丞公祖之檄適以下於是開局庀物  
徵才集思博采嚴核訂譌補闕不掠善不隱  
愚不以貴徇不以賤棄奉檄兩月遂告成書  
舊編新裁燦然具美一時上若下開卷誦歎  
莫不謂 中丞公祖之大政垂諸不朽而公  
能相助以有成也夫天下之事不知其笑蔑  
抑與利不徵於前無繼善後若長夏也城堆

僻而路衝其似腹而民瘠兼以陂隳名下  
浸魚民則疆域不可不明也百雉波蕩覆隍  
可危萑苻舊壘邱墟未復則逮置不可不詳  
也河伯郵役甲於鄰封上之

國需無可減下之民力已不支則田賦不可不講  
也頽宮爲瓦礫之場城闕與子衿之刺則學  
校不可不圖也武有若耿祖之奇績文有若  
戴杜之芳猷景仰前哲慎茲有位則官師未  
易克稱也以論選舉曩者曠年而一第近則

輝聯而踵接氣運文章誰任其功則翊盛有  
道也以論人物大聖之規矩在望先賢之流  
風猶存希聖希賢典型不遠則興起有由也  
以論藝文文德誕敷於天壤風雅應運而蒸  
變務詞扶藻迨亦與向之喬懔者異矣權衡  
之發則賞文可得中也若夫星隕石言天變  
屢告銅馬赤眉兵旤獨深天時人事興廢以  
一邑災祥之故宣古今得失之林焉附之  
公持以報中



丞公祖 中丞公祖即折以報

聖天子可矣予以讀禮里居欣逢盛事恭承寵命之臨謬附纂輯之末用綴數言載諸簡端鄙而不文寧遑計歎

夏邑縣題名記

關東劉芳顯 署縣

春秋之法王臣皆書遵王命也公卿爵之大夫字之至名之微者人之繫之行事而善惡存焉春秋古國史之遺法侯國廢國史亦廢郡縣守令循酷之蹟史筆得以傳世吏民得

夏邑縣志

卷之六

十

書于當時繼者非此無以知其勸也近世凡賢公卿大夫及外而爲郡縣者率書前政之名氏樹之治事之堂曰題名記揭前人之號爲來人之規鑒也其亦占國史之遺意歟夏邑舊有石記上自漢唐宋元以迄明代列若指掌至萬歷六年郭公麟絕筆以後闕焉不載無亦始慎而終玩人情則然歟抑亦蒞斯土者以茲義無關吏治等之斷碣殘碑歟夫司牧爲親民之官其德怨人民較易深民對

之向背即官評之賢否不可

得而志之美不賢也民得而志之勤於愚夫  
婦之心版者較全石爲更永即不名庸何傷  
曰吾非懼民之忘之而懼牧民者之忘之也  
民之忘之無損于其牧牧之忘之將難乎其  
爲民由是觀之民即忘之上且不可忘况民  
之不忘上之人若之何其可旦夕忘也予受  
事署篆等之代庖耳然竊念有一日父母之  
責卽爲一日民命之所寄如日晷攝非專責

而秦越視事焉予則何敢舉凡此邑利弊之  
所關興廢之所宜力所可爲罔不殫竭願茲  
題名脫絕幾百餘年竊有懼焉以爲非予之  
責則將誰始以爲是予之責乎自  
興朝受命定鼎以來

聖天子勵精圖治慎選守令爲民求牧而一特群  
有司亦各洗心滌慮以圖克稱厥職吏治蒸  
蒸十五年于茲矣且黜幽陟明討吏之典  
嚴愼備夙夜畏此簡書上下守此而



久安長治之道也夏雖彈丸而  
寄攸同有邑則有官有官則有人有人則有  
政失今不紀後或因循而終莫紀焉久則愈  
遠而難稽然則賢者何由勸而不肖者何由  
懲乎上既無以見

聖天子慎選乎令勵精圖治之心下亦無以見  
有司洗心滌慮勉稱厥職之意甚非更治  
新之義也然則題名也而可以名視之哉爰  
召故吏叅案籍誅所以更置之首自丙戌令

夏邑縣志

卷之九

十一

凡四易尉亦凡四易詳其爵里考其姓氏稽  
其始至及去之日有訂有據靡紊靡畧勤之  
貞珉鑒于廳事且虛其後以俟來者嗣書焉  
是舉也或與春秋書名之法有合歟後之宰  
是邑者將無指此石而戒之曰是予姓名之  
所留也敢不慎是爲記

創建學署記

關鱗如邑人

建學署所以教士也攷制所居必附聖人  
之靈瞻後宮墻服習禮器

畔而子有肆也邑自學宮既燬

有於學舍秉鐸而來者率僦屋爲署居遠

廟非制因循苟且先後相承歷四十餘年

羣文侯徐公主教吾邑始焉設絳民舍心帶

善也長圖大念銳然有建署之謀會賢學未

建工非旦夕支侯私念曰天下事貴酌大小

權緩急殆學工竣而復議築所謂俟河之瀆

矣稽舊制署在明倫堂後今廟址稍濶而北

則塗軌弗容乃于廟之西偏擇善地阻洳汗

縣志

卷之九

三

築是闢是除步規測景有程有式積俸糾工

以供拮据勾稽盈縮旦夕省視曾幾何時棟

宇一新矣其前爲蒞教之堂中爲燕息之室

後爲寢處之宮扁鑰有門維障有垣以至莞

簞庖費廩牧諸宇無不畧具無侈無陋規模

狹如稽其屋內外凡四十楹計其時後先僅

四十日自非才有餘長胸有定見安能功成

如是之斷旦速哉從來官署傳舍修葺猶難

之而乃捐博士之薄祿營創造之新圖視公



事如家計以私則爲公費誰其之豈非

見者大故所惜不于小乎由是士之執經問  
道者周旋于先聖先賢之側馴熟于禮樂詩  
書之地至于教學之義必有獨得其深者豈  
徒曰爰居爰處而已哉嗟乎事莫難于續舊  
尤莫難于創始乃是役也卽以續舊爲創始  
承前人久壞之緒以數椽復經制啟後人鼎  
新之基與聖廟並規畫後之居是署其楹其  
庭尙無忘厥初哉或有踵事而增大者亦必  
以是爲前規矣

三邑縣志

卷之九

四

均田記

彭舜齡 邑人

上卷 燕之士有一年聖德有合于民生之多阻也

田賦之平 均田之義 禮之義 而好猶之欺隱  
也 一旦下明 均田之義 禮之義 而好猶之欺隱

務使賦與均平乃稱

上卷 一論 均田之義 禮之義 而好猶之欺隱

均田之義 禮之義 而好猶之欺隱

駕杜公受命來重斯教烈烈

得賦溢于田者若而人

而田賦頓平窮簷部屋之下坐是得以墮荷

皇仁稱異數焉邑人感之而謀所以不

余爲之記余竊惟今天下田賦之

哉余生于明神宗之季其時國家承平民物

康阜左藏充足上不急賦而下至庶人亦不

聞皇皇惟財利是求長吏往往有以徵刊政

抽膺上考擢銓諫者遇大慶賞太祈 則捐

卷之九

縣志

生

租之詔特聞民間幾不知有賦稅之苦田之

均與不均視之蔑如耳迨其後而天下多故

滇黔秦晉燕趙齊魯之間以及中原腹心無

堯才田兵無歲不增賦數且十倍于昔迄于

今日黎之有政民于是乎憂賦矣民既以賦

爲憂而務奢雜文移甲就乙之智於

是十餘年之內流離播遷革故鼎新



上之念之欲

行之欲

上之德意不託之空言也又何日有今日者

痛定思痛凡吾夏民感公之德安得不謬所

以尸公程公而不朽也哉抑余于是而有

感矣時當大難方夷瘡痍未復閭閻之疾苦

其得聞諸

上者蓋亦解矣迨

上之聞之下一令焉思所以興咻而衽席之

邑縣志 卷之九

奉行之責者非惑于左右則求子文網輒曰

毋動為大嘗格之使不得行而獨善杜公者

不避怨勞不牽俗議矯其所甚難而予之以

難易然則天下美善之事其猶一而吾杜

公也其不幸而不遇吾杜公者不知一也

亦安得什百如杜公者布滿天下

生靈哉余日惟禱祝以求之矣公求盛號岱如

直隸道州人

卷之九

為政之本

者是學禮去習也

先聖發其宮文廟新由隆也

國家監古定制加意學校凡承風稟命者罔不敬厥事夏邑黌宮舊制闕壯有明末季爰遵回祿宮牆鞠為茂草春秋明湮有司掃地以祭甚褻鉅典後復以兵燹頽仍修舉未暇時固然也迨瘡痍甫蘇文教聿興邑長吏始議修復然守土視為傳舍棄舍等之道傍前後因循迄無成功東垣梁侯銳意更新正殿規模草創旋以遷法中止今尚俟來歷茲邑釋奠之餘顧瞻太憲進博士與弟子員

曰

聖天子崇儒重道惓惓於闔牆壁水之間而邑學

荒廢如此豈備官而未之聞耶且經始而不繼成勢將再墜而終不舉更余之罪也士夫失誦法夏道立身成身勵流思源其寧不共

襄厥事於

卷之九

七



嘉慶子來乃被難建

國聖書考又省分登程致經營不辭就痺相

慶悉協機宜更無染指工不苦窳凡恭年而

工告竣

聖宮五楹做舊式而增大之上絢下鞏鬼我宏麗

東西兩廡祝諸賢前爲戟門外東西正刻名

宦鄉賢二祠又前爲櫺星門依池水爲泮沼

啓聖殿因其成而增修完美練以磚垣崇墻

峻壁屹然巨觀是役也闢榛蕪而建宮闕陰

文德志

卷之九

七

瓦礫而美輪奐於制則爲復舊於工則爲創

始厥功偉焉不可以無記邑人孟卜記之曰

於戲古今興廢之際雖曰天時豈不縣人事

哉邑學燬廢蓋四十餘年於茲矣前人以竣

後人動曰特絀難舉以觀於今水旱未嘗不

覓告也民力未嘗有餘裕也非有徵派騷動

之舉與夫神運鬼輸之能也大壯之觀尅期

而秦胡始難而今易以廢而速成也以是知

秦胡始難而今易以廢而速成也以是知

人明作而奮屬則天且爲人用而啟其搏托  
以 侯之威行愛立詞理賦清四境一新所  
謂精神與氣運合而協其成者也事半功倍  
夫奚疑焉十於是而爲吾邑人幸也曾南豐  
記宜黃縣學述道德經術性情之源流李觀  
記袁州學表君父忠孝綱常之大節夫建學  
之義今古爲昭二君子獨於兩學久廢復興  
之後表章而申明之何也蓋大道雖在人心  
而晦明關乎風會廟貌維新風會昭明之象  
也試登其殿陞甲然金玉鐘鼓之省我聳曠  
習其禮器肅然江漢秋陽之滌我塵蒙如夢  
而覺如迷而悟其爲提撕警覺何如也邑君  
子讀古人書殆久習曾李二公之言矣撫今  
而慕古期無負先王立學之旨由是儒教隆  
而風俗美是良宰作新之大權也寧祇爲俎  
豆雍容之地哉廟落成於康熙之廿有五年  
總其事者邑侯三韓尙公崇震字子專督理  
則教諭覃懷徐君煥訓導汝水唐君登科



國家以百里之命寄之守令則凡所以奠邦  
寧民與一切筦庫出入之計無不於百雉是  
賴有事則爲膺城之捍禦無事則爲未雨之  
綢繆故令之於城無時不宜殫厥心議修議  
築期完期固顧其職也夏邑舊城土垣也自  
狂寇豕突所在摧陷前邑侯邊公乃易以磚  
故歷久未壞歲之乙巳河決堤潰城之圯於  
水者大半嗚呼陽侯爲虐城陷矣邑侯 李

公蒞任因其壞者而更築之雖然波濤之餘  
從事畚鍤築基無地累砌不堅難成而易毀  
殆所不免海城尙侯下車關城怒然憂之既  
而積水愈深剝蝕愈甚侯曰失今不修爲患  
滋大此余之責也曷俟焉於是估其工值約  
費千餘金乃先捐俸銀數十金赴山買灰邑  
人士聞而聚謀曰夫修城以爲吾儕也卽竭  
賢侯之俸不足以興百堵之工况旣殫厥心  
而又殫厥力吾儕何心忍坐視哉於是合同

而前願効力復假曰是亦之有也何樂善父  
老子弟爲雖然邑人之義也或不與吾父志  
子弟共襄厥事且吾方懼無未難改而令且  
衆心成城也邑之幸也於是募工庀材物力  
雲集勤督厚犒子來趨事期月之間屹然有  
金城之固矣雖然更有慮焉邑率國也城如  
深窈環堤四面積水汪洋水之沒城者恒尺  
許風起濤作澎湃衝蕩鞏累石爲基易於動  
搖東築西圯地勢使然也已巳水害更甚雖  
賴我侯疏溝洩水幸蘇民魚之困然而本之  
漫城者如故也後有來者宜隨時修築庶可  
無隳前人已成之功若曰一勞永逸或未敢  
信何也蓋夏城原不可以他邑城例也夏國  
澤國也城修於康熙廿七年所費磚石灰料  
人工另有記籍

修築四門橋路記

李培真

邑人

夏邑雖曩爾實爲難治之邑其地平衍佳  
匪特通衢康莊蓬蓬焉而溝渠深矣其爲邑也



北平雜種園自撰撰張東亞百餘步南北倍  
之綠水環屋如帶議者有表裏金湯之奇其  
四門外橫以橋路望之如虹躡然承平之日  
冠蓋輪蹄以及負販漁樵往來其上亦東  
之勝槩也迨明之季流氛屢犯邑長率士民  
登埤不過夜謹刁斗而寇不能以一矢遺也  
無何辛巳之歲池水忽竭而橋亦漸圯居民  
樹藝于旁夏麥秀而秋禾黍向者之盛不可  
復覩矣會歲當乙酉我

清啓運邑侯胡公首來鳴琴於茲剔弊修墜駸駸  
乎有鼎新之觀越明年政通人和天降甘雨  
明湖如鏡時見沙鷗出沒漁舟溯洄民康物  
阜之意宛然在目獨郭內線徑尚在烟波耳  
侯迺召父老而諮之曰古之爲治者雨畢而  
除道水涸而成梁顧茲門外蹊裳非所以便  
吾民也其謀所以修之者而貴將安措父老  
扶策而前或以市屋頭會撥侯曰病民矣未  
便或以行飲奠飲對侯曰病民矣未便或曰

懷祿者謂古者爲祿之也

之侯曰善於是謂之天下之通而告也  
民之聽治於邑中者皆不遠千里獲德歸都  
種碧荷爲一時壯觀于此見侯之作事固匪  
從容太平之景父老喜甚乃取而問記于予  
予感夫公孫與濟尼父稱爲古之遺愛乃知  
利人濟物洵非細數昔李陽疑橋蜀蔡君謨  
橋閩蘇子堤于杭樂天塘于蘇至今傳爲勝  
事以侯視之古今詎有二轍是今日之修築

卽蜀之七星也閩之萬安也杭之蘇堤也蘇  
之白塘也父老曰我小人何知故事瞥見閩  
鄣道路有架一木平一塗者轍曰善舉我公  
此舉詎非善政乎予曰父老之言是矣但于  
流離患難之餘躬逢康濟又值賢父母勞來  
還定故易于見德然侯之善政殆不止是治  
績日最將爲霖雨舟楫于天下必有薦紳先  
生進志其功德而傳之奕世者吾特以此爲

左券云耳



夏邑縣志

陳希稷 邑人

原夫置郵之設所以流通遐敷布命令宣達朝廷德意于寰海使奔走呼吸振古已然迨國家定鼎之初撻伐安輯之使交馳于道洎丁戊之間齊魯揭竿潢池未靖郵命而出者多取徑梁宋吾邑遂成孔道供役浩繁視在昔百倍矣夫夏城以彈丸之地接歲饑饉雖藁莽甫闢而元氣未復邑人士縉紳而下率皆徒步良駟絕嚮郵廐空虛安所得閉關

夏邑縣志

卷之九

五

之四牡而控御之况乎持符之卒鞭撻驪兒糜爛需索其譁然而駭者雖雞犬不得寧焉嗟嗟卽有八駿九逸之乘烏足以供其宵旦無巴之求哉夏民患之請于邑令呂侯侯空爲蒿目而莫能救也雖然侯之治我夏也殫心竭力無利不與無害不除矣獨以驛遞繁苦民不堪命侯之鯁鯁于中也久矣苟可委曲以利吾民者卽無不與衆同心也先時督河使者峯倫駐節河干聚兩河民夫

集草

稍修治狂瀾正實人報

天子不忍繁費民財也計草稍所費之值賜各屬  
如其數吾邑應領銀若干兩侯當期給發  
之神士聚而謀之曰方今郵驛騷然令君  
不及餐正爲矜財之患顧茲纖微餘貲散之  
僅涓滴之益聚之可當一臂之用及衆論  
諸願捐助以實驛遞於是增益馬騾若干匹  
用價若干兩其捐助之外則侯又捐俸以成  
其事善夫壺飡德色一錢刻忍鄙夫之行也

邑縣志

卷之九

三

士君子立朝服官凡所以利民者雖髮膚不  
自愛侯爲地方計備極綢繆而損及清俸所  
以甦其困恤其乏杜將來無窮之患者其淺  
眇哉嗣後猥卒之至卽譁然而駭吾邑則起  
視其廐有馬伏櫪可安然而卧熙熙而樂矣  
豈虞夫曩之旦旦追求哉而侯之功洵不可  
忘也爰勒之石以此與人之頌焉

關鱗記

關鱗如 邑人

祥馬 祥水 祥流 祥德 祥志 以善之使流也夫水



之為物也然則為利聖則為害特地中則為  
利也滋則為害聖而不德則為害聖其為害  
均其要在於因地勢以順水性而盡人力以  
治之耳大之以冀麗九州小之以輯寧方隅  
皆此道也夏之建邑古名下縣其形勢低窪  
而承眾流兼之地近大河每河決則增淤久  
之外愈高內愈下水無所洩滯泓為巨浸登  
堤內聖則百雉千室宛在中央甚則戴胥及  
溺淪為澤國曩者邑侯徐公深為蒿目概水  
車之製以洩之然梯水涓涓為足以減洪濤  
哉故迄無所濟歲甲子以後數年夏秋霖雨  
為災積水愈甚水繚城圍入街巷幾于沉窳  
庶姓居人參外徙相顧束手無策邑侯 尙  
公奮提聖聖御御審焉為屬其耆老子弟而  
告之曰是災可去也胡以去之洩使東南人  
乎河也知堤隄何日開之使出也如外形高

夏邑縣志 卷之九 渠

使深也歲歉民困如民勞何曰鼓  
之乎入而已於是尋其舊址而挑濬

之使深管丈許可以通流而堤如閘壘一渠  
種水建鏡東下數日而水平堤日復築坑如  
設官民始有寧字是何異九河既導去昏塗  
而享平成耶其興後也用僱役法計日於重  
復時出酒食以犒之貧民不以爲苦而反以  
爲利故子來趨事尅期告竣而公於堂上  
政之餘卽躬率勤督日行泥淖塵沙中拮据  
粹瘠不避風雨寒暑昔夫子於溝洫必曰盡  
力公可爲盡力者歟於戲天下之事隳於困

循而成于明作阻于畏難而濟以勇決夏有  
二大政學校之廢議修數十年而終成道傍  
之築公乃鼎建于數旬之間而宮牆維新豈  
非曩以因循靡夸以明作成耶城水之患屢  
議疏通或以堤不可開或云溝不能深而公  
以獨裁而力成之豈非向以畏難阻而余以  
勇決濟耶其智不可及也其勇更不可及也

古不勝以重疊築也吾備邑人爲可事其烈

西不勝以重疊築也吾備邑人爲可事其烈



重修福慶寺記

福慶寺者古刹也一日會里者進志欲之莫  
北二十有五里莫詳其自始寺有碑曰靈岳  
廣壽禪院金大定四年乃易斯名蓋金元  
與明以及今日又四百九十三年矣明末其  
荒寺因以圯雨隳潦毀棄委於藁藪菲草之  
間者蓋十年餘居人比屋錯處汲炊相接無  
起而謀新之者獨里人王君毅然任之任之  
既堅以力更久而不弛醜資鳩工身心卒瘁  
自順治十年至此凡四歲而工乃用訖于是  
采腐楹桷檜帶之滛腐摧敗者罷之蓋障瓦  
甃之壞缺者理之丹堊之黜闇欲泯者新之  
益以僧舍繚以庭垣凡厥規制務視于昔有  
加高甍渠渠朱題翼翼觀者偉焉李可秩曰  
於戲是王君之盛舉也蓋竺乾蔥嶺之書雖  
儒者所不道然福田利益之說其爲愚夫愚  
婦之所履也而慕思也則既久矣今試





建一公之志不獨是也...  
故城門舊各有土埂一線近城數武斷以  
板橋板以便出入嚴防護此固與城俱設千  
百年來不可易也朋季流寇之亂恃水爲金  
湯甃斷橋路爲一時城守計非爲承平之日  
計也及

興朝蕩滌寇氛承平已久而橋路未復民乃病涉  
東西二門舊邑侯祖公築板橋以通行人雖  
未復其舊而往來者已深德之南北二門皆

一葉小艇爲出入而一望汪洋風波震撼時  
有急事或展轉濡滯焉邑人苦之久矣欲爲  
修舉舊路者匪朝伊夕幸今一父母膠東張  
公來撫吾邑下車方月餘吏戢民安更殷殷  
以便民爲念廷閣邑人士有不便于民者議  
爲修舉咸爲南北門橋路請公忻然從之此  
非留心民瘼者能然乎數十年未易遭之一  
公而今遭之矣城之內外百姓嗷呼子來寧  
橋問我曰...人欲爲之事得我...公便民之

誠計可不日成材獨要舉

總其

綱者方可鳩工庀材不慮無終我門則者民  
周楓劉宗甫義切急公首事難約及是時水  
勢少涸舊路基址微茫將出敷土壘本皆是  
爲力凡我同儕急捐尺寸共成不朽此舉也  
數十年不可一日緩之事一旦興復上以慰  
我公便民之盛心下以爲人民往來之永利  
利所關豈淺鮮哉敬爲引

楊烈婦贈言序

李可然

二縣志

卷之九

楊烈婦者楊君靖公之子婦太學何君俊之  
之女也楊何於譙陵爲甲門故世來陳烈婦  
之激於義而以身殉也在兩千歲年十有九  
于歸楊才一載耳而乃屹然抗節就義如始  
邑之薦紳士昨震悼而尊禮之邑令上其事  
於藩臬暨大中丞莫不測然矜惋崇  
不置比奏聞

天子

一化地褒備異等禮嗚呼人孰不死如烈  
婦者死而名稱播挂與天地不朽  
嘗



死也亦何假全續公 襄快然者義國曰賢士  
大夫歸德傳贊贊錫 亦以信而命可致非詞  
迷之予以為節義者天地之元氣國家典制  
非一而相生者優卹私厚非私也所以自實  
其元氣不使之乏扶而關過俾此灑然者常  
表表天壤間即以為國家之休祉焉而至於  
女子之事其夫則猶然臣子之事其君也人  
臣勿讀聖賢之書出而大官豐爵致身後命  
之言非不稱聞而劇諱也一旦危疑猝臨  
落節頓墮汗青史累子孫者比比大儒如楊  
雄蔡邕並尚爾以易節聞况其它焉者獨烈  
婦以如立之年操奩具處閨壺詩書之文耳  
習未寓共姜伯姬之事未嘗習而聞也剔目  
封髮之貞未嘗風所悉也而一朝激昂大義  
臨死不顧若此嗟乎縉紳之中能如是者幾  
人哉今日者烏頭綽楔歸然桐棺貞珉奕蕭  
蕭焉

楊氏有婦何氏有女顧不炳炳

夏邑縣志卷之十

災異

元

成宗大德二年秋七月大雨河決漂田廬禾

稼詔免田租一年

三年五月河決蒲口兒等處侵歸德府流害境內百姓被災

明

正統六年春夏旱蝗無麥詔民出粟助賑

成化二年大饑又相食租仍遣官賑貸詔免全

夏邑縣志

卷之十

十七年秋靈雨傷民禾稼詔免田租之半

弘治六年冬大雪踰三月不霽民多凍餒死者

十六年夏秋不雨百姓告歉詔悉蠲免

正德三年春旱秋潦

六年冬十月流賊楊虎陷城縣丞安宣陰陽

官朱端死之

八年夏大雨沒麥秋蝗蝻食穀

九年夏黑肯夜出自東南來多魘魅入轉相驚旬日乃息

嘉靖元年冬十月萊蕪生鐘掠境



二年地震 疫

六年夏六月蝗蝻生

八年秋九月河決張家口

九年夏五月浚白河決

十一年白河決

民田多  
淹沒

十七年歲歉民阻饑

詔免田租  
令官賑濟

十九年秋七月白河決

故道沙淤  
徙於黃河

二十一年夏五月蝗蝻食麥秋七月食穀

二十五年夏六月黃河決

潰沒  
民田

秋八月地連

夏邑縣志

卷之十

二

震者三

二十六年夏五月大雨河決

漂蕩田廬  
免田租之半 詔

三十二年癸丑柘人師尚詔反攻破邑城劫

庫獄不犯學宮不殺生儒人多匿免

萬曆五年丁丑彗星晝見

十年壬午大蝗

蝗夜過聲如風雨噬衣  
毀器所至草樹為空

十一年癸未三月隕霜殺麥

十五年乙酉旱大饑

十八年庚寅清明晝晦

二十四年丙申蝗

二十五年丁酉大雨水河流

水雨水冰

三十年癸卯河大決

漂蕩田廬水閘南門內行舟

三十二年甲辰大饑

人相食河役繁興瘟疫頻行民死付七給諫虞

人楊公東明繪流民圖以上詔賑濟

三十三年乙巳大有年

斗麥三屢豐十文

四十年壬子蝗蝻生

蝗食一小兒幾盡

四十四年丙辰彗星見

形如鴈翅起自東北直射中天每夜見三

夏邑縣志

卷之十

三

月方

天啓六年丙寅冰介

七年丁卯蝗大旱

崇禎三年庚午大雷傷稼

四年辛未冬流星大如斗

自東而西聲如裂帛色白數刻方滅

五年壬申元日雷

二月大風晝晦

夏大

雨水

平地行舟水幾沒堤沙鷄至

鳥來自西北鷹首兔足不能樹棲百十為

羣有聲如幾風不知其名或曰沙鷄王兵署邑事王公廷賓嘆曰賊行至矣吾秦所已驗

也未幾流寇至



八年乙亥正月流寇犯境

平既久人不村落蕃聚物

力克盈群賊猝至恣意殺千戶董璽赴援戰死賊引去

郡

九年丙子大雨水

十年丁丑六月廿夜流星大如孟光芒竟天

隕于敗白星之下赤焰數刻方滅

十一年戊寅大蝗

飛落委積竈不能炊井不能汲邑侯下令捕之不為

止訟者以納蝗受詞

十年己卯旱蝗

茲勝寺災

野火夜見即

視則無

# 夏邑縣志

## 卷之十

四

十三年庚辰二月黑風晝晦

夏旱秋蝗

八月隕霜殺禾

流寇再至

大饑

時兵燹之後歲

大飢斗麥三舍人相食甚至夫妻父子相誘殺啖之野生蓬蒿其實可食民賴以生

十四年辛巳正月二日碣山賊司觀寇太平

集邑侯夏萬亨典史李宗義與邑中紳袴兒

驅邑民萬餘人輕敵敗北于董家樓死者枕

籍道路邑侯等僅以身免三月叛賊袁老山

掠城東連營百餘里郡司李王公世琇督守

備高元衡赴授公身先十年戰于城東北三

里許斬級數百賊遁去

疫時瘟疫大行死者相枕籍

野麥不種自生歲大熟民病疫多不能獲

九月葛秣再熟

時

土寇嘯聚營壘遍村落城門閉者累

十五年壬午三月流賊李自成破歸德邑侯

夏萬亨遣毫人張知命以印降邑人相率渡

河北避之後賊騎入城焚數家而去 八月

二十一日保督楊公文御禦開州賊袁時中

于城下大捷賊遁

豆妖

豆如人形

十六年癸未夏旱

錫

沽被柳枝取煉之類審

冬地震

# 夏邑縣志

## 卷之十

五

春文廟災

天鼓鳴

十七年甲申五月流賊李自成所署偽知縣

高國俊至旋擒俘南都磔之

### 興朝

順治三年丙戌地震

四年丁亥河溢

五年戊子大雨水

七年庚寅旱蝗十月朔

十年癸巳大雨水



十一年甲午五月二十四日大風雨毀禾拔木室廬

浸圻邑城水不堤者尺許 八月地震

十二年乙未冬雨水鳥獸凍死盈野

十三年丙申春隕霜殺麥

十六年夏五月水災

康熙四年秋七月黃水災城陷

七年夏地大震有聲房屋傾圮者

十七年夏四月丹災

二十四年秋七月水災

夏邑縣志

卷之十

二十七年夏六月水災

二十八年秋月水災

論曰昔黃履翁讀漢天文志曰兩曜群星非關一代而班令編于國史何益若然則一邑又無論矣雖然變不為一代見而一代適應之變不為一方見而一方適應之古之返風滅之火燬惑退舍蓋致非無因惑必有道也詎曰無關舊志變不數見適者咎徵多有幾于日蝕不勝書焉我夏妖沴告警兵旣獨深積漸所至興廢迥殊雖曰天命有德其所由來也可慨矣君子撫茲景運遠災而致祥可不謹於人事歟然不言瑞應者何曰春秋書不書祥史例也

雜志

一天文 今身以唐志為正

唐書

氏房心大火也初氏二度餘千四百一十

九抄五分中房二度終尾六度自雍丘襄邑

而東循濟界于齊魯乃東南接太昊之墟西

接陳鄭盡古宋葛商亳之地氏宿之屬為天

乳為招搖為梗河為帝席為亢池為天幅為

陣車為騎官為車騎為騎陣將軍房心之屬

為鈞鈴為鑰閉為罰為東西感為日為從官

心宿之屬為積卒 豫州之域歸德府為商

丘為夏邑為寧陵為鹿邑為虞城為永城為

睢州為考城為柘城開封府為杞縣為儀封

一地理

天文清類

下邑古陳株林之野今考伏羲所都

而此地屬陳此舜以前之地也

禹貢孟諸之澤大澤也今考梁國虞 之南而邑

與接壤又輪城亦在虞而 陳居焉此夏時

地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今考湯居

熟鎮去邑約六十里此商時又畿內地也

周封微子於商邱國號宋而吾邑西去商丘百里

此周時地也

史記 傾公三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傾公十

遷於下邑為家魯絕嗣傾公卒於柯此後有下邑之名

名

梁國已氏下邑

梁國下邑

卷之十

梁國下邑 有碭山山有文石

梁郡太守秦碭郡漢高更名孝武大明元

年度徐州還豫領縣二戶九百六十八口五

千五百去州陸一百六十去京都水九百

下邑今漢舊縣何志云魏立非也

馬頭郡 前馬德宗置魏因之 領縣三一 斬

正光中陷 一已吾 後漢屬陳留 一下邑前

正光中復 一已吾 正光中陷 太平中復

梁國下邑

隋書

梁郡下邑

齊廢曰  
吾縣入焉

宋史

應天府下邑畿

元史

歸德府唐宋州又爲睢陽郡後唐爲歸德

軍宋升南京金爲歸德府金亡宋復取之舊

領宋城寧陵下邑虞城穀熟碭山六縣元初

與亳之鄆縣同時歸附置京東行省未幾罷

歲壬子又立司府州縣官以綏定新居之民

中統二年審民戶多寡定官吏員數至元二

年以虞城碭山二縣在枯黃河北割屬濟寧

卷之十

雜志

九

府又併穀熟入睢陽鄆縣入永州降永州爲

永城縣與寧陵下邑縣隸本府八年以亳徐

邳並隸焉壤地平坦數有河患府爲散郡設

知府治中府判各一員直隸行省領縣四州

四州領八縣

全史

歸德府散中宣武軍故宋州宋南京應天

府河南郡歸德軍國初置宣武軍下邑

狐父栗祁芒砀邱紅亭考

史記

平陽侯曹參擊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取



州下邑  
取陽之  
西至處  
又攻下邑以

秦三年十二月沛公引兵擊秦今漢城縣東有碑  
子垣疑即此粟也

漢祁鄉節侯賢永始二年三月己亥封侯官嗣免

前漢 芊侯彰距以門爵前元年初起陽至霸上

為定武君入漢還定三秦為都尉擊項羽功

侯六年封三年薨云後

邑縣志 卷之

後漢 鄧揮坐事左轉芒長

左傳 哀七年築黍邱杜預曰梁國平邑縣西有

有黍邱亭

魯大 園於紅經昭公八年秋蒐于紅註華車于乘

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蕭縣左傳秋大

蒐于紅

辨慎令非姓慎而為令者

後漢 邑肅字恭祖渤海高城人也初察孝廉歷

慎令具丘表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

府稍遷拜議郎與賈誼陳蕃等謀誅閹宦武  
等遇害肅亦坐禁党錮中常侍曹節后聞其  
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  
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  
逃刑旣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收  
刺史賈琁刊石立銘以記之卒葬此

慎縣屬汝南郡

朱買臣非漢

梁書

天寶三年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密害豫  
章嗣王棟及其二弟橋樛世祖志也

婁邑縣志

卷之十一  
雜志

十一

王褒傳

周軍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守諸軍  
事褒本以文雅見知且委以總戎深自勉勵  
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元帝唯以  
褒深相委信朱買臣率衆出宣陽之西門與  
王師戰買臣大敗褒督進不能禁乃貶爲  
軍將軍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在

國干謹

梁書

承聖三年十一月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

晉安王司馬任約軍次

頭岸戍申胡僧祐



朱買臣等率兵出戰，**敗績**，已酉降。左僕

射王褒爲護軍將軍，辛卯魏兵大攻世祖出

柰柰門，親臨陣督戰，胡僧祐中流矢薨。六月

敗績反者，斬西門關，以納魏師，城陷于西魏。

買臣卒  
葬此

一 邑爲古四戰之地

沛公

秦二年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老

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

史記

絳侯周勃高祖之爲沛公，初起勦以中涓

沛縣志

卷之十  
雜志

三

從攻胡陵，下方輿方輿反，與戰却，適攻豐，擊

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

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虜取之。

史記

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

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舍隨何

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

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

以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並力

布曰：如使者數困楚，楚而擊之，耳於是殺使

者問起兵... 兵走漢... 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

史記

秦二世二年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 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

卷之十

雜志

三

史記

潁陰侯灌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雍邱曹參傳 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

史記

漢元年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秦復以良為

... 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

漢王下馬謝戰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并



之誰可與共功者漢書曰項羽王孫布楚泉  
將與項王有邲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  
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  
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  
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  
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伐齊  
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史記

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曰  
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

卷之十

項羽大破漢軍

古

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漢軍  
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多殺漢卒生  
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  
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  
竊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  
與十騎遁去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  
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  
陽諸敗軍皆得會

夏侯嬰傳

項羽大破漢軍

漢王不利馳去見孝

惠魯元載之漢王高祖崩後在位僅數月而兒  
葉之嬰常收載行而雍樹賊漢王怒故斬嬰  
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峽漢王既  
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所陽擊嬰籍  
下邑追至陳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  
高后德嬰之脫孝事魯元於下邑間也召賜  
嬰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

史記

初吳王之渡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

前銳甚梁孝王恐遣梁將軍擊吳又敗梁而

梁志

卷之十

五

將卒皆還走梁梁遂使使報條侯求還條侯  
不許又使使惡條侯于上上使人告條侯救  
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  
弟張羽爲將軍乃破敗吳兵吳無餘而梁城  
守堅不敢西卽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  
壁不指戰具糧絕卒饑數挑戰遂夜奔條侯  
壁驚走而條侯壁備西望吳從西至吳大

敗

史記

淮南王安傳

今大王見高皇帝得



天下之居也無不關避世之美及乎夫吳王  
賜號為劉氏奉酒後不朝王回國之家北方

數千里內鑄消鋼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益  
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  
輛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路諸侯宗室表  
臣獨寶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于大  
梁敗于狐父奔走而東至于丹徒越人劫之  
身死絕祀為天下笑

三國志 董卓廢帝為宏農王而立獻帝京魏大

夏邑將志 卷之十 雜志 五

亂卓表太祖曹操為驍騎校尉欲與討事太祖  
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義  
兵將以誅卓於十二月始起兵于巳吾是歲  
中平六年也

晉書 殷浩既至許昌會張過友謝尚又數續壽  
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及浩懼棄輜重退  
保譙城士卒多亡歟

後秦姚襄字景國傳第五子  
雄武多才氣賦請為嗣仲不許石祈僭號以

為使持節驃騎將軍晉遣使拜襄持節  
平將軍并丘刺史即丘縣公弋仲薨卒戶  
萬南至滎陽晉處襄于譙城後為符堅所殺  
梁書 侯景傳大清元年十二月景率軍圍譙城  
不下退攻城甫拔之

梁書 元樹字君立侍梁為使持節鎮北將軍都  
督北討諸軍事加鼓吹一部以伐魏攻魏譙  
城拔之

一附

夏邑縣志

卷之十

十七

金史 溫迪罕達字子達本名謀古魯蓋州按春  
猛安人上疏曰亳州戶舊六萬今存者無十  
一何以為州且今調發數倍于舊乞量為減  
免是歲大水碭山下邑野無居民轉運司方  
憂兵食遲謾聞二縣無王稻田且萬頃收可  
數萬斛卽具奏朝廷大駭詔戶部尚書高夔  
佩虎符專治其事所獲無幾夔坐累折罪達  
自念失奏因感檄發病尋卒

金史 馮璧字叔獻真定縣人貞祐四年初謀告



歸德行樞密院河朔叛軍有竊謀

行

院事胡土門都水監使毛花輩易其人  
不為備一日紅袖數百聯筏南渡殘下  
邑而去命壁鞠之壁以二將托病營私  
聞寇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  
斬或以為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  
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君徒結  
怨權貴果何益耶壁歎曰睢陽行闕東  
藩重兵所宿門廷之寇且不能禦有大  
于此者復何望乎即具所擬聞

夏邑縣志

卷之十

十六

山海經 天門山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  
現處主有兵乃天狗之星光飛流注而  
生所生之日或數十其行如風聲如雷  
光如電吳楚七國叛時常犬過梁野其  
後周亞夫果大戰孤父而吳楚敗

列

東方有人焉曰原旌目將有適也而  
餓于孤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  
舖之原旌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  
我孤父也原旌目曰謔汝非盜也胡為  
而餐

我吾饑不食子之食也滿手據地而嘔之不  
出嗚呼然遂伏地而死狐兔之人則盜矣而  
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而盜而不取食  
是失名實者也

當其父以家貲百萬詔徙于隸小邑而貲百  
萬可謂富矣今邑民十室九空歲稍歉則  
乏食甚或食蓬子食榆皮或碎磚火炒而食  
之飲水卽死明末人相食骨肉爭相殺卽  
云富室者僅免饑寒耳至有數年之蓄或  
財雄于里者蓋絕少焉尙虛鮮實其亦邑之  
風氣使然歟

夏邑縣志

卷之十  
雜志

五

五代

袁正辭積錢盈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  
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  
求與同類稱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爲  
笑

邑城東北三十里有將軍寺云寺傍有古塚號將  
軍塚嘉靖年間居民修寺曾取墓中石又壁

間有一斷碣焉元人書元此村居爲山縣村



曰小樂村鳳凰之原將軍墓在焉將軍不知  
爲誰其文有大唐殿下命尉遲敬德監修稱  
大唐稱殿下疑太宗未卽位時事也此將軍  
墓祠沿而爲寺云

漢平當以明經爲博士官至丞相賜爵關內侯子  
晏以明經歷官大司徒封防鄉侯史稱漢興  
父子至宰相者惟韋賢與平氏云

朱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園

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瘡皆取其墓土

長邑縣志

卷之十  
雜志

二十

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高成墳  
墓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疽醫者視之  
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一病死者於是果然

